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天祥 著

# 赶尸

长篇悬疑侦破小说

在湘西民间，自古就有赶尸这一行业。传说，行为凶森诡秘的古老巫术行帮。

『赶尸帮』曾是湘西一带一个充满了恐怖



长篇悬疑侦破小说

# 赶尸

王天祥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赶尸/王天祥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9

ISBN 7-5008-3731-3

I. 赶...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313 号

---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010)62021750(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开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8.25

印 数:10000 册

定 价:2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天祥，作家，成功学学者。有20多篇作品荣获国家级大奖，六部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蓝绶河》《神奇的红叶谷》《我把青春赌明天》《三春晖》《走进关东风情》《雪原孤踪》；报告文学集《关东绿林》；影视剧本《三春晖》《黑旋风》《九指老人和蓝绶河》《雪原孤踪》以及多部成功学、管理学论著。2001年曾担任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武警四集大型纪录片《中国护林兵》总撰稿。

湘西，山清水秀，民族众多，风光秀丽，风情奇特。建国前后，匪帮、马帮、赶尸帮频繁出没于湘西的崇山峻岭之中。解放军进驻湘西剿匪后，历史悠久的湘西匪患基本被肃清，惟有血债累累的“竹叶青”匪帮在残杀了数十名干部群众后突然蒸发了。

1950年10月，悍匪“竹叶青”形迹暴露，剿匪小分队直扑匪巢青龙寨，然而，十万火急的急行军途中却突然遭遇湘西历史上“官不拦、兵不管、民不阻、匪不抢”的赶尸帮。狭路相逢，小分队只好被迫让路退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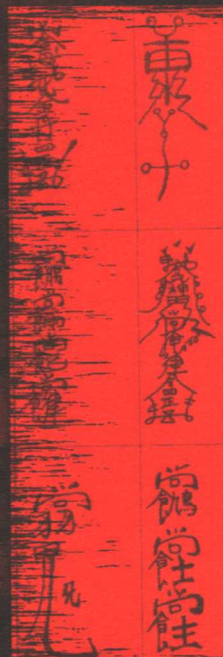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蹊跷事接二连三：侦察排长张虎发现了水车房木柱上的神秘警语，宿营中战士们遭到蟒蛇的袭击，小分队突然集体中蛊，全部失去了战斗力。而一个神秘的哑女，正逐渐走进了张虎的视线……

随后，小分队又遭遇了夜查赶尸店的尴尬，检查赶尸帮却引起僵尸“诈尸”的威胁，群众莫名其妙失踪，少数民族群众的故意误解，专职向导——苗疆“伏虎罗汉”大师的徒弟老周竟是竹叶青的外线情报副官“穿山甲”等等一系列问题，而“竹叶青”却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后来，在身怀绝技的土家族族长哑女的帮助下，小分队最终诱使“竹叶青”钻进了提前张好的罗网，被副排长赵越的麻药计麻翻在僵尸店中。

责任编辑：蔡今

装帧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  
010-62015184



# 目 录

楔 子 .....	(1)
第一章 路遇“赶尸帮” .....	(5)
第二章 惯匪“竹叶青” .....	(26)
第三章 神秘的哑女人 .....	(36)
第四章 弩箭示警 .....	(43)
第五章 夜袭青龙寨 .....	(52)
第六章 真假明珠 .....	(66)
第七章 遭遇“蟒蛇阵” .....	(87)
第八章 中蛊“疯人草” .....	(94)
第九章 运筹帷幄 .....	(117)
第十章 大山里冒出个“赶尸帮” .....	(132)
第十一章 夜探僵尸店 .....	(137)
第十二章 僵尸闹凤凰 .....	(149)
第十三章 再探“赶尸帮” .....	(159)
第十四章 揭秘僵尸咒语 .....	(169)
第十五章 哑女献计 .....	(180)
第十六章 运筹捕蛇计 .....	(188)
第十七章 哑女惊梦 .....	(194)
第十八章 赶年场的尴尬 .....	(213)
第十九章 僵尸诈尸了 .....	(224)
第二十章 苗寨岩波之死 .....	(231)
第二十一章 智擒“竹叶青” .....	(247)
第二十二章 夜审“穿山甲” .....	(261)
第二十三章 哑女复仇 .....	(278)

# 楔子

嘭！

子夜之后的时刻。湖南省湘西泸溪县城内一所宽敞的大院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湘西剿匪指挥部中，突然传出一声闷响。

正在椅子上打瞌睡的两名警卫员，被惊得蹿了起来，“刷”地抽出了腰间的匣子枪，并快速地打开了保险。一名警卫员惊起的同时即狸猫般轻捷地蹿向办公桌前的“一四〇”首长，持枪挡在他的身前，另一名已经蹿向门口，背贴墙壁，眼睛虎视眈眈地快速搜索着屋内，耳朵却支棱着谛听着门外。

原来是“一四〇”首长忽然一拳擂在了桌子上。此时，首长根本没有理会他俩，而是独自大发雷霆：“他娘的，耗时一个多月，为什么至今还没搞到竹叶青的消息？”

“一四〇”首长骂着，霍然起身，狠狠地扔下了手中的《湘西剿匪简讯》，顺手抓起案头的水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继续吼道：“抓不住竹叶青，是解放军剿匪部队的耻辱，是我‘一四〇’的耻辱！”

他低吼着，“哗啦”推开身后的椅子，余怒未息的气咻咻来到作战地图的旁边。

警卫员被首长的暴怒彻底惊醒了，他们看清了摔在地上的茶杯碎瓷片时，才知道方才是首长又为“竹叶青”的事情发怒了。两人急忙收起枪，相互眨巴了一下眼睛，几乎同时悄悄向对方伸出了左手的五个手指，轻轻晃动了一下。

院中的警卫闻声蹿了过来。警卫员急忙对着门外的他们摇摇手，示意他们“平安无事”。

屋内墙壁上，巨大的作战地图前，赫然贴着一张墨迹淋漓的布告。上面是“一四〇”首长最近的亲笔手书：

## 誓捕此匪

竹叶青，湘西惯匪，为匪二十五年，亲手杀人近百名，其中民兵、干部17人。其匪帮更是杀人无数。

湘西解放以来，该匪历经四次围剿皆逃脱，今夏在凤凰境内诈降我军、伏击杀害解放军一个排后，又于前不久在沅陵、麻阳境内疯狂破坏新生政权，杀死干部、民兵、群众数十人后逃匿。

湘西众匪皆灭，惟此悍匪忽然消失……

此匪不除，我难入眠！

雄鸡报晓，晨光熹微。

秋风摇动着指挥部窗外的翠竹，发出了嗦嗦细语声。霞光已经透过竹丛后的

窗户映进了屋子，但光线依然暗淡。

蹿到“一四〇”身边的警卫员小张重新换好蜡烛，刚巧从门口撤回的小李也打扫完了地上的茶杯碎片，两个人又一眨巴眼，小张立刻会意：“报告首长，天亮了，您应该休息一会儿了。”

小李急忙附和：“是的首长，您已经彻夜未眠，应该休息一会儿啦！”

“一四〇”骤然回身，冷冷地看着他俩，质问道：“休息？你们有什么资格叫我休息。啥？”

小李严肃地说：“我是党小组长，有权力监督党员‘一四〇’执行作息时间！”

“一四〇”：“你这小鬼，是有权力！可是，我问你们：竹叶青不落网，我这党能睡踏实吗？啥？”

“一四〇”说着说着声音渐高，火气又上来了，于是，又要去桌子上找杯子摔。

小张鼓起勇气说：“报告首长，因为抓不住竹叶青，你已经摔碎了5个茶杯了！这里暂时没得你摔了。”

“为什么不多准备几个？啥？小气鬼！”“一四〇”瞪着两名警卫员质问了一句，背着手在地上转开了圈子。

小李说：“报告首长，你昨天嘱咐我们说：你最近脾气太坏，为了防止你摔东西，命令我们不要再多准备杯子。”

“一四〇”一愣，忽然不好意思地笑了，拍着脑袋自我解嘲地说：“哦？纯粹扯淡！你们这俩小鬼呀，我当真这么说过吗？啥？简直是胡说八道，乱弹琴！可是……要我不再摔杯子也可以，除非你们叫部队给我快些抓住竹叶青！”

小张心疼首长，一挺胸脯，故作严肃地说：“报告首长，俺对下边的部队说过快抓竹叶青的事儿，可是他们讥笑俺说：‘不害臊！你有“一四〇”那本事吗？假传将令，小心我们揍你屁股！’所以，我们俩说话，他们根本就不听！”

“一四〇”被逗乐了。他哈哈大笑了一声，平息了一下情绪，活动了几下腿脚，摆摆手，表示此事告一段落，就又来到了正面墙壁上的湘西作战地图前。

小李急忙端起会议桌上的蜡烛，凑过来。

“一四〇”从凤凰、怀化开始看起，手指头曲曲折折地在地图上画着，一直看到吉首、辰溪、泸溪、沅陵、张家界。眼光就像雷达扫描仪似的跟随着手指在地图上蜿蜒移动，似乎想在地图上透视出“竹叶青”这个悍匪的藏身之地……

天色大亮。整个泸溪城仍然静若处子。

忽然，政委欢叫着从外面走了进来：“一四〇，一四〇。叫你睡不着觉的那个好消息来了！但愿你今后不要再摔杯子啦！”

随着政委的喊声，一名老乡打扮的地方武装侦察员，风尘仆仆地跟随着政委闯进了指挥部。见到“一四〇”首长后，他立即双脚一并，嘶哑着嗓子说：“报告一四〇首长，我是沅陵地区侦察队队长，经过我们周密的跟踪侦察，现在已经确定竹叶青和他的两名侍卫的潜藏地点……”



“一四〇”喜出望外，急不可待地喊着：“小张和小李，快给侦察队队长倒茶！”

他疾步向前，一把拉住侦察队队长的手，说：“辛苦，辛苦！你快说，竹叶青这杀人魔王，现在躲在了哪里？”

侦察队队长气喘吁吁地说：“报告首长，竹叶青现在隐藏在他的秘密老营——青龙山中的青龙寨里。”

“太好了！”

“一四〇”高兴地松开手，用力拍打着侦察队队长的肩头，“谢谢你，谢谢你们侦察队！”接着，大声地喊着警卫员：“小张，你个小鬼头，为什么还不给侦察队队长倒茶？”

小张高兴地低声说：“首长，我还没找到杯子呢！”

“一四〇”眼睛一瞪，说：“傻瓜，那就用我的杯子嘛！”

小张一愣神儿，随即用手一指潮湿的地面，说：“可是，首长的杯子已经牺牲了……”

“一四〇”猛醒，急忙拦住小张的话，假愠道：“哦，小傻瓜，骂人别揭短！快想办法去呀！难道你想渴坏咱们的侦察队队长吗？”

小张答应着“是”，笑着转身跑了。

小李也险些笑出了声。他知道首长现在开心了，你看方才那张阴沉得吓人的脸，现在已经云开雾散，满脸阳光。他正心里暗自高兴，忽然首长冲着他喊起来：“小李，你是孙猴子偷吃人参果了怎么地，偷着笑什么？俺？快！立即通知张虎到指挥部来！”

小李也高兴地笑着，高喊一声“是”，转身跑了。

不一刻，精明强干的剿匪指挥部侦察排排长张虎和副排长赵越，一路小跑着来到了指挥部外，高喊着：“报告！”

“一四〇”听出了张虎和赵越的声音，急忙喊着：“进来！”

他抬手看了下腕上的手表，刚好六点整，于是开门见山地对正向他举手敬礼的张虎命令道：“张虎，据情报，竹叶青和他的两名侍卫，现隐藏在百里之外的沅陵地区青龙寨内。我命令：带领你的英雄侦察排七点出发，务必于下午四时前到达青龙崖，奇袭青龙寨，一举消灭‘竹叶青’残匪！”

张虎和赵越相视一眼，急忙精神抖擞地给“一四〇”首长和政委敬了礼，齐声喊道：“保证完成任务！”

张虎按捺不住兴奋，拍了赵越一掌，说：“嘿，伙计，咱排再立特等功的机会又来了——到青龙山抓‘竹叶青’，绝对比重兵屯驻的敌人据点里抓情报俘虏容易。”

赵越兴奋地嚷着：“排长，你就瞧好吧！我敢说，咱英雄侦察排到青龙寨去抓‘竹叶青’，就好比裤裆里抓‘那个’——手到擒来！”

“喂！你们说什么？手到擒来？俺？张虎，你给我站住！”

身后传来“一四〇”首长低沉而威严的呼喊。他黑着脸儿，严肃地问道：“张虎，

你认为胜利在握了吗？”

张虎一愣，惊诧地看着“一四〇”忽然“晴转多云”的面容，和赵越不知所措地对望了一眼。

政委急忙叮嘱道：“张虎，‘竹叶青’是湘西第一罪大恶极的悍匪，也是最后一名没有落网的匪首。他为人阴险狡诈，隐藏的地方是有名的天险，又地处深山老林中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离指挥部路途迢迢，山高水远。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这个诡计多端的‘竹叶青’逃掉了。剿匪指挥部和湘西人民都在看着你们哪！”

哦！原来是首长不放心我们。张虎急忙信心百倍地举着拳头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

“一四〇”首长浓眉一颤，紧追不舍：“张虎，我们是希望你‘保证完成任务’，可是，你拿什么给我做保证呀？空口白牙吗？噯？”

张虎这才似乎明白了“一四〇”首长的意思，立刻雄心一振：“首长，请你放心。我愿意为此立下军令状！”

“一四〇”首长板着脸，严肃地看着张虎的眼睛，用激将法激他说：“张虎，军中无戏言。任务艰巨，战机莫测，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张虎看了眼赵越，赵越急忙点点头。他立刻倔强地说：“首长，我们决不后悔！”说着，略一思考，抓起首长放在砚台边的毛笔，饱蘸墨汁，在“一四〇”亲笔所写的那张歼匪布告的下方，豪迈地写道：

此行若不能歼灭竹叶青，甘愿受撤职处分！

张 虎

1950年10月17日

## 第一章 路遇“赶尸帮”

神秘的湘西山区，峰峦叠嶂，碧水纵横。

这是1950年10月17日的上午。

滚滚滔滔的沅江畔，云山雾嶂，秋色萧萧。

从泸溪通往沅陵县城的一条山中大路，紧傍着水流湍急的沅江左盘右旋。由于湘西解放已经一年多，危害湘西的历史久远的匪患基本肃清，所以，人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大路上，往来的行商客旅络绎不绝。

当——！当——！

突然，热闹的山路那端，传来了几声刺耳怪异的小铜锣响，声音急骤而尖锐，破碎而凄厉，在秋风飒飒的山谷间回荡着，听起来有些悲凉与诡异。

不好！是“赶尸帮”的阴锣声！

人们警惕起来。

“赶尸帮”是湘西一带一个充满了恐怖传说、行为阴森诡秘的古老巫术行帮。大路上，无论寂寞的孤旅，还是结伴而行说笑喧嚷的湘西路人，一听到这小铜锣的特殊声响，就像听到了什么恶毒的诅咒。同向而行的如闻恶鬼追击，即刻加快了行走的脚步；相向而行的立刻互相警告着、议论着，纷纷走避到了路边，向铜锣响起的方向张望起来。

当——！

山路弯弯，薄雾冥冥。前方的拐弯处，随着怪异而恐怖的铜锣声响，兀地跳舞似的转出三个装饰扎眼、衣着奇特、行进姿态怪异的人来。

“哎呀，真是赶尸帮来了。快躲！”

“不得了，是吃僵尸的来了，赶快避开！”

“快，快！僵尸过路，行人让路！”

这三个奇形怪状的人物自远处一露面，立刻如鬼魅现世，给已经惊恐的大路带来了一片混乱。熙攘走避的路人惊慌失措地吵嚷着、告诫着、窜动着，寻找着适当的退避场所。

一个附近村寨的苗族村民，急忙把跟在身边的狗一把抱住，拖到了路旁，然后两手死死地抱住狗脑袋，不让它看，也不让它叫。

一位背着孩子赶路的布依族妇女，慌慌张张地跑到路边，急火火地把孩子从背

篓里抱出来，一把拽开衣襟，匆忙地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小嘴中，然后又用手遮住了孩子的眼睛。

几位老年人蹒跚、踉踉跄跄地急忙退居到路边的蒿草灌丛中，低眉合眼地祷告起来：

“诸神保佑，行路平安！”

“老司保佑，喜神快走！”

“解放大军千万保佑，喜神顺顺当当地快过去呀！”

……

人们惊恐地等候着那三个怪人招摇过市。一条喧闹的商旅大路，霎时间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山路这头，一小队解放军战士迎着三个怪人走来的方向急急走来，他们是接受追捕湘西惯匪“竹叶青”任务的英雄侦察排。

军情重大，急如星火。山路崎岖，任重道远。

二十八名战士在特等功臣英雄排长张虎的带领下，缄口不语，健步如飞地向着西北方向的崇山峻岭快步行走着，只听见路面泛起沙沙的脚步声。

湘西山区风情奇特，景色绮丽。

大路两边的山沟岭岔和河谷边，坐落着一座座苗家、土家或瑶家村寨。村寨上空缭绕着袅袅的炊烟。长满苔藓的木墙黑瓦的栋栋老屋和风格别致的吊脚楼，掩映在氤氲着雾霭的潇潇丛竹和硕大的芭蕉叶中，偶有一两声咯咯鸡鸣与猎猎狗吠传出，使古老的村寨显得更加神秘而沧桑。

一条条被脚板磨蹭得光溜溜的石阶路，静静地延伸到寨子外边。间或可以看到一两只耷拉着尾巴的长毛瘦狗，时而有几个清瘦的孩子和几个黑衣长服的老人在石板路上徜徉。

秋收后的寨外田中空空荡荡，不时会看到几头野牧的水牛和山羊在游荡，脖子下的牛铃晃荡出丁丁冬冬的悦耳音响。

一道道淙淙流淌的河谷边，沉默地矗立着一座座陈旧的老磨坊，旁边是突兀耸立的一架架巨大的水车，在“嘎吱、嘎吱”地永不停息地转动着，缓慢而有节奏，仿佛在演绎着湘西特有的历史风情。

神奇的湘西，一步一景。

然而，急行军中的侦察排战士虽然来自北方，但似乎无暇旁顾这迷人的湘西风景。此刻，他们心中的无限风光，是及时捕捉到凶恶狡诈的惯匪“竹叶青”的胜利。

“跟上，向后传！”

张虎一边发布着简短的命令，一边擦着汗，加快了脚步。

今天清晨，“一四〇”首长给他下达任务后的那语气那态度，对他刺激很大，使他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那情景就一直在他的眼前浮现。他不知道“一四〇”首长今天是怎么了：难道连我张虎和英雄侦察排也信不过了？一个漏网之鱼的“竹叶青”有什么了不起？哼！

他边走边想：既然咱已经立下了军令状，就要让首长看看：我张虎就是张虎，什么时候打过败仗来着！

于是，他立即开动脑筋，头脑中立刻涌现出一个个奇袭青龙寨的方案。

身后，伴着沙沙脚步声的是“跟上，向后传”的紧急口令声。

大路边，一道道独特的湘西风景被甩在身后。

山路这头，退避在路边的一位苗族汉子，看看左边远处飘忽快捷迤逦行来的三个怪人，又看看右边疾步行军而来的解放军，忍耐不住对同伴说：“喂，你们快看，那边有解放军来了。不知这大军见了赶尸帮避不避？”

同伴看看雄赳赳快速前进的侦察排，说：“解放军最讲究破除迷信。我看，他们未见得相信咱湘西这赶尸帮的规矩。”

一位土家族老者说：“不不不！大军可是最讲究民族政策的。我说呀，他们保证给赶尸帮退避让路。”

旁边一位中年布依汉子插话说：“我看可不见得。自古军情如火，哪个敢因为赶尸帮的事情停下来！”

又有一位土家汉子自信地说：“解放军可是满身正气，赶尸帮遇到他们，那些死僵尸还不得吓得不会走了！”

解放军剿匪侦察排健步如飞，越来越近了。

沿途的退避路旁的行商客旅，向他们投去了复杂的目光。

山路曲折，大路那头如鬼魅般飘忽而来的赶尸帮时隐时现，越走越近。

当——！当——！当——！

忽然，三声令人恐惧的破锣声，从前边树林中连续响起来。

一位路人猜测：可能是赶尸帮看见了解放军不避不让的急行军，故意猛敲阴锣示威报信的。

此时，跟随在排长身后小跑一般的向导老周，听到了对面骤然传来的奇特锣声，不由得心头一紧。急忙抬头看去，路人正指指点点地纷纷向路边躲避。

老周浑身一阵激灵乱颤，脸上立时堆满了恐惧的表情。他急火火地嚷着：“不好！快，不好了，快停下！赶尸帮来了！快，快避开！”

这个身形矫健、相貌厚道的瑶家猎人，像撞了鬼一样恐惧地吵嚷着，一连说了四个“快”字。他惊慌失措地张开手臂，就像大人阻挡着孩子不让踏上危险境地那样，阻挡着急行军的部队。尔后，也不等排长张虎同意，就自个儿窜到了大路旁边的草丛中躲避开了。那张写满着忠厚的黑红的核桃脸，因为害怕而变得苍白起来，一双眼睛惊恐地盯着赶尸帮现身的方向。

变生突然！

一等功臣副排长赵越急忙对沉思着的张虎喊了一声：“排长，有情况！”“嗖”地拔出了腰间的二十响德国匣子枪，往大腿上一蹭，打开了保险，警惕地巡视着山路的远方。

沉思中的张虎一惊，迅疾举手示意：“停止前进，准备战斗！”

急行军中的侦察排战士们立即呼啦啦散开，快捷地伏倒在道路两旁的岩石后面，隐蔽身形，拉动枪栓，枪口对准了前方。

大路上本已恐怖的气氛，顿时更加紧张、恐怖起来。

然而，山路那头，曲曲弯弯，林木阻隔，却什么也没出现。

向导老周急忙拽起俯身隐蔽的张虎，不好意思地说：“嗨，排长，错了。我说要快躲避的不是敌人，是赶尸帮！”

“什么？你敢谎报军情？开什么玩笑！”

张虎血涌脑门，爬起身，铁青着脸，生气地训斥起老周来。

原来是虚惊一场！战士们也不满地议论着，纷纷回到了大路上。

张虎抬腕看看表：上午十点一刻！离首长限定到达青龙寨的时间不到六个小时了！而具体路程最低尚有近百华里，向导却突然弄了个神惊鬼诈的假情况，真是岂有此理！他一挥手，炸豆儿似的命令：“整队，继续前进！”

老周却突然拽住他的胳膊，慌张地劝阻说：“哎呀，排长，前边赶尸帮来了，部队不能走了！”

张虎剑眉一蹙，精光湛湛的眸子看着急忙松开手的向导老周，问道：“周老哥，‘赶尸帮’是干什么的，值得执行紧急任务的部队去躲避他们，啊？”

副排长赵越生性急躁，他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草屑，信口爆出一串感叹号和问号：“扯鸟淡！部队正在执行紧急任务，避什么鸟赶尸帮呀？没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吗？简直是胡闹！”

老周委屈地看着赵越，鼓足勇气分辩说：“两位排长，我……可不是故意胡闹。在湘西，遇到赶尸帮来了，无论什么人都非要退避不可的。”

“什么鸟赶尸帮？难道连追剿土匪的部队也要退避？”

赵越一恼怒，质问的话脱口而出。那个粗野的“鸟”字便不断地从他口中飞出来。每当这时候，三个班长总要私下里对战士们说：“副排长一发火，那‘老鸟’就放出来了，大家小心着点儿！”

赵越虽然欠着老周一份救命之恩，因而向来尊重他，但在执行任务中却是容不得他这个做向导的推三阻四的。更何况，此次任务排长是和“一四〇”首长立下了“军令状”的。他想，此行倘若不能及时抓获“竹叶青”，我赵越这首长眼中的“虎将”的声誉要贬值、要威信大减不说，就是咱英雄排长也要接受撤职处分！撤职，周老哥呀周老哥，你他妈的懂吗？！

张虎见向导如此阻拦，判断肯定有原因。因此，只好尽量压着火向赵越摇摇手，

焦急地追问老周：“周老哥，赶尸帮的事情还能比军情更紧急吗？我们的任务可是半点耽误不得的！”

向导老周一副恐惧而无奈的样子，说：“排长，不避真的不行呀！”他双手抱拳，点头作揖地继续向着张虎和赵越恳求道，“两位排长，在湘西，遇到再急的事情也必须等赶尸帮过去了再走。这次算我老周求你们了。”

然而，军情如火，焉能不急？侦察排晚到一分钟，“竹叶青”可能就会闻风逃走，我张虎就多了一份被撤职的可能！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悍匪一日不落网，湘西人民就多一份遭受屠戮的危险！

“军令状”像山岳一样压在张虎的心头。可是，十万火急的急行军，偏偏遇到个什么非要退避不可的神秘“赶尸帮”！真是大白天撞见鬼——奇了怪了！

张虎思维如电闪，长长的剑眉皱了起来。他严肃地看着老周，不解地问道：“周老哥，赶尸帮到底是些什么人，值得你擅自坚持退避呢？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他声音虽然不高，但语调中饱含着威严，咄咄逼人。

老周躲闪着张虎目光的压力，惊恐地看着大路那头，说：“排长，这实在是湘西的规矩呀！哎呀，快别说了，赶尸帮快来了！等他们过去了我再好好给你说行吗？”

“扯鸟淡！什么鸟规矩？”赵越看老周还是固执己见，实在压不住火气了，张口蹦出了八个字，就放出了两只“鸟”。只见他脸儿一黑，就像机枪走火一样，插言道：“周老哥，你是老向导了。咱十万火急的急行军，却要给什么奇怪的鸟赶尸帮让路，这算什么鸟规矩？”

他是典型的关东大汉，粗眉大眼，阔嘴厚唇，四肢长大，身材魁梧，看他的长相就知道是性情粗犷、说话直通通的炮仗性子。他想：哼！如此火急的军情，你一个鸟向导，竟然硬要部队给什么鸟“赶尸帮”让路？纯粹脑袋让竹竿子抽了！

老周满脸都是很委屈很无奈也很可怜的表情，说：“副排长，我求求你，快别训我了！我是大军的向导，难道能不向着大军吗？我的责任就是为大军安全顺利地带路呀！”

张虎拧着眉毛，看着他。

老周愁苦着脸儿，求助似的看了周围的群众一眼，又战战兢兢地对他俩解释说：“两位排长，如果我们硬要和赶尸帮争路，冲撞了他们，惹出事来，不但湘西的行路人会讨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会招来麻烦的。”

老周的憨厚和委屈，令人同情。他的话，说得有情有理，令人信服。

张虎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湘西少数民族众多，且风俗各异。部队首长曾经多次告诫各级指挥员：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因此，要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问题，提高到执行民族政策的高度来认识！

但是，在整个湘西解放和剿匪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张虎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执行紧急任务时却要向某个行帮退避的情况。如今，看老周那恐惧和焦急的神态，好像除了神秘害怕之外，还有如果冲撞了这个赶尸帮，就很可能违

犯民族政策的问题。

他欲进不能，欲退不甘，忽然拍拍脑袋，生出一种想发泄的奇怪情绪。过去他曾经多次批评赵越不要满嘴脏话，到处“放鸟”，此刻却感到赵越的“鸟”放得解气，甚至他也想像赵越一样无所顾忌地开口放“鸟”，大骂这个奇怪的“赶尸帮”一气，来平息一下心中的焦虑和烦恼。

赵越是既碍着“面子”又生气，心里对老周恨得直痒痒，忍耐不住就直通通地说道：“你周老哥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只是个带路的老乡，咋就这么不识时务呢！我们此行任务紧急难道你不知道吗？要是换个别人胆敢如此耽误部队行军，哼，看我怎么收拾他！”

老周并不退让，似乎无奈地拍手跺脚地说：“哎哟，两位排长。无非就是躲避一会儿嘛！嗨，让我怎么说呢……”

部队僵持在山间大路上。几名班长和战士们也感到向导老周今天有些反常得过分。他们共同的想法是：一个向导只管带好你的路就得了，要不要躲避什么赶尸帮，那是排长的事，你瞎操什么心？！但此事有排长处理，无须他们插言，于是，就着老周的话头低声议论起来：

“哎，什么是赶尸帮呀？”

“嘿，快看前边，从山后转出来了——那三个奇形怪状的人，难道就是赶尸帮？”

有个战士看着前边，神秘地说：“我听说过，赶尸帮就是赶僵尸的！”

有个战士听后惊诧得差点叫起来：“什么？赶僵尸的？僵尸不就是硬挺了的死尸吗？”

又一名战士盯着远处那三个怪人，怀疑地问：“难道死了的人，也能像赶牛赶马那样用鞭子赶着走？”

另一名战士肯定地说：“能，听说能。”

附近，已经退避到路边的行人中有位苗族老人，看到解放军的首长正和领路的老哥争论不休，再瞟一眼越来越近的赶尸帮，急忙惶惶然地走过来，插言劝阻道：“大军同志，请听我苗家老汉一言，入乡就随俗吧！”

张虎连忙说：“是，可以。不过，老大爷，务必请您说说看，这无论何人都要给赶尸帮让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惊恐地抬眼望着大路那头，说：“在湘西，不管你们信不信，不论是官差还是商贾，如果碰到了大路对面走来的赶尸帮，那是绝对要让路，不可硬闯的。”

赵越插嘴问道：“大爷，这到底为什么？”

老人再看一眼赶尸帮走来的方向，神秘地低声说：“大军，赶尸帮带着满身的鬼气、邪气和晦气，万一冲撞出什么事情来，麻烦可就大了！”

张虎还是没有搞清能惹什么麻烦，正要问，老人又补充了一句：“我看大军还是稍微停让一会儿再走吧！再急，也不差这一会儿。”

老周说：“就是，就是。还是这位老人家说得对，再急也不急在这么一会儿嘛！”



再说,即使我们大军不怕,走路的老百姓可是害怕呀!”

附近的几个路人听老周如此说,也纷纷附和着恳求说:

“就是嘛,大军不怕,我们怕呀!”

“是呀,就算为了咱老百姓,大军再急,也不差这么一会儿工夫啦!”

赵越愈加烦躁起来。他满脑袋装的就是按时完成任务,更知道排长此刻心中比谁都急。抬眼看一看天上若隐若现的太阳,再看看远处那三个被称为“赶尸帮”的怪人,他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看看胆怯的老周和周围退避的行人,建议说:“排长,既然周老哥胆儿小,不敢走,我们自己走好了,反正‘目标’的具体位置我们也知道个大概了。我们不能让敌人趁此机会逃跑了。”

张虎急忙低声对他说:“老赵,我方才也这么想过,但因为对赶尸帮的规矩根本不熟悉,怕引起负面影响,所以没敢决定这么做。”

赵越坚决地说:“排长,任务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咱们不能叫这个鸟赶尸帮耽误了我们的战机!”说着,就要命令部队开拔。

张虎急忙制止,说:“不行,老赵,我们还是要考虑民族政策……”

赵越气急地打断张虎,气咻咻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你呀排长,既想吃热豆腐,又怕烫嘴,简直有些老娘们儿作风!你若怕担责任我下令好了,出了违犯政策的问题我老赵扛着!”

张虎被他抢白得脸上发烧,心中又气又急,说:“老赵,你想到哪里去了……部队暂不能走!”

向导老周见副排长坚持不避赶尸帮,要强行军,慌忙恐惧地说:“啊呀,副排长,现在千万走不得呀!大军要是不躲避,真会给湘西的老百姓惹出事儿来的!今天,就是大军不要我做向导了,我也不会让大军硬闯的。”他无奈地看看周围的群众,说,“不信,你们就问问这些老哥们!”

张虎一怔,看着这个老实巴交的瑶族猎人,琢磨着他的话中的情景和压力,心情愈加焦虑。

附近的路人听了老周的话,立刻不安地议论起来:

“是呀,大军同志,那赶尸帮是万万冲撞不得的!”

“对呀,你们大军有枪不害怕,可是我们老百姓害怕呀!”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赵越气愤地冷哼一声,一跺脚,不再答理张虎和老周,而是紧握枪把子,死死地盯住大路那头。

张虎看看表,五分钟又过去了!他看似镇定自若,但那本来是一张英武面孔,如今已经急出了淋漓的大汗。巡视周围,大路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波浪滔滔的沅江,附近并没有岔路可走。

他急忙将黑着脸的赵越拉到一边,低声说道:“老赵,别生气。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是为了任务,也是为了我好。可是,我们不能蛮干呀!此处惟有这条大路可行,这里又是新解放区,少数民族众多,有许多风俗习惯我们还不了解。”